

一壶天地小书楼^[1]

——无11班^[2]贺清华百年并纪念入学30周年

○马欣（1981级无线电）

1981年我高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，今年正好30年。30年前的事，已经些许模糊，但是当时校园的一景一物，生活的一粥一饭，有些印象是挥之不去的，比如那个时代清华园的“小书楼”。

记得那年初秋，我在自行车后捆绑起铺盖，到了遥远的海淀区好陌生的一个地方，周边不无荒芜。从南门进入，经过很长一段路，路两侧几乎没有任何建筑，只有葱郁的树木掩映着偶尔看到的小楼。最后到九号楼门前报到。那时候女儿进清华大学报道，对父母来说没有什么隆重，似乎很平常，不需要出席。

今天清华园中的高大建筑群基本是新世纪建造的。当年我们上课学习的地方几乎都是小型建筑，我愿意统称为“小书楼”。



无11班女生当年在校时留影。前排左起：高伊娜、张晓葵、马欣；后排左起：许丽琴、李丽华、陈旭、胡世科

西阶教室上是我们上大课的讲堂；教室很大，像小礼堂，可以容纳八个班同时上课。桌椅是简单到近乎简陋的条桌条凳，冬天不怎么暖和，夏天亦没有空调。当时老师讲课基本靠吼，老师的声音传到后排已经变成“蚊子的嗡嗡声”，后排几乎看不清黑板的板书。听课质量高不高，取决于你多早起床“占座位”。早早起床的同学不仅有油饼吃，还可以用书包占前排座位，之后就到水木清华河边背英语单词去了。水木清华与西阶一墙之隔，园里的景物几十年未变，水中映衬着蓝天和茵茵绿草，有朱自清永恒的《荷塘月色》描写的至清至纯，质朴中有玲珑。工字厅后厅外朱红色柱子上有名联曰：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；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。正额“水木清华”。西阶教室成了水木清华园子一个延伸部分，窗外春天有迎春花的明黄晃动，夏天有潜入的荷花清香，秋天有蛙鸣虫叫。令人想起歌曲《童年》：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……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吱吱嘎嘎写个不停……

我们一年级上的“工程制图”课是在清华学堂上的。上楼时木楼板有很大声响，必须要小心放慢动作。教室有巨大的画图用的桌面，我们的制图老师是一位年近五旬和蔼的老先

□ 庆祝建校100周年

生，讲透视，记得有一次把椭圆不小心写成了“椭圆”，同学中发出小小的善意的躁动。在清华学堂，我们不知度过了多少夜晚，画图到晚上10点是常有的事情。老师对画图铅笔削得是否合乎尺寸的矩形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，制图就是时间堆积出来的作业！即使如此，也少有人能够让老师满意的。记得我的制图再怎么努力也就是80分，一直纳闷，90多分的同学怎么做到的。小小的制图课，让我们初步领略了清华老师是不容易糊弄的，不容易令之满意的……那个记忆永远留在了古老的清华学堂。

科学馆的物理实验课，把我们带入物理的世界，那个物理世界与科学馆的厚实坚固、中规中矩的对称建筑仿佛浑然一体，彼此映照。只有这里，科学与建筑是如此地和谐并存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

二教不大，只能容纳一到两个班上课。二教外有一个石桥，一条通往工字厅的弯曲小径，小河流水哗啦，坡上有一些植物，几分野趣。夏日里晚自习中间休息时外出一游，尽情呼吸树木的气息和花草的味道，大有精神氧吧的作用。二教的南侧是一教的三层小楼，一教里面我们上了不少专业基础课，通常两三个班一起上课，多和物理类和力学有关。我们班是电子系课业较重的一个专业，四大力学曾让同学们大感费力。那些困难的作业，一个人独自自习一晚上做不出一道题的记忆，有一些与一教有关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晚上回宿舍要大家讨论一下，即使讨论过，七个人还是有七种答案，莫衷一是。

我们上到三年级以后，才建造了三

教，它坐落在清华学堂东侧马路东边。那个时候，三教在我们眼里是最现代、教室最多的一个教学楼了。晚上去三教，基本可以保证肯定有座位自习的。其它地方可就悬了，不早去，常常转悠几圈找不到座位，只好悻悻回宿舍。那时我们住六号楼，六个女生一个宿舍，大约十平米。除了桌子和上下床，空出的地方不足三、四平米了。在宿舍晚自习，容易磨蹭聊天吃零食，是班主任史月艳老师很反对的。经常在“家”自习，是要被点名批评的。

那时清华的建筑，除了主楼之外，几乎都是独立小楼或平层建筑，多是古色憨态，不食人间烟火，不同季节呈现着不同面貌，与环境完美融为一体；偶尔走过以前老教授住的独门小院，墙外密密的爬墙虎，小小栅栏，探头进去，多是静谧没有动静的，有几分神秘，仿佛里面还是红泥小火炉^[3]的时代。

还有老图书馆、旧水和新水、电子系系馆……留下了多少莘莘学子读书的身影，伴随我们走过五年的青春时光。今天想来，分外亲切美丽。在清华百年校庆之际，我要说声：谢谢你们，生命中的那些日子，那些“小书楼”、大天地。

[1]萧劳的对联：满眼云山长画卷，一壶天地小书楼。

[2]无11班，无线电系1981级电子物理与真空专业。班主任史月艳老师。同班同学有陈旭，现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。国家领导人吴邦国也是本专业学长。

[3]白居易诗《问刘十九》：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